

荐阅 书单

《无问西东：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有很多外国友人通过各种方式声援和帮助中国，他们来自新闻、军事、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领域。他们的慷慨义举不仅因助力抗日战争而为中国人民永远铭记，也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而彪炳史册。

本书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向读者讲述了斯诺、史沫特莱、陈纳德、马海德、白求恩等外国友人与中国人民并肩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和感人故事。



作者：杨菁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时间：2025年5月

《人间旅馆》

该书是“矿工诗人”、作家陈年喜2025年力作。在这本书中，陈年喜以旅馆为承载，书写了矿工、烧炭工、小贩、县剧团老生、印匠、冯琴师、刘喷呐等一批平凡而朴素的劳动者。

在自序中，他自陈“作为行走求生计的人，几十年来以及今天，我总是在和旅馆打着交道，进矿前，下山后，所有来来去去的赶赴中”。旅馆是他串起漂泊生活的载体，也是一个与远行人相逢的中介。“但要记录他们，也并非易事，因为我也是匆匆过客，萍水相逢，擦肩而过。所以这些文字，并不深入和完整，它像电影镜头，远观或拉近，多为匆匆一瞥。”陈年喜在序言中说。



作者：陈年喜
版本：天津古籍出版社
时间：2025年7月

《格外的活法》

如果你对工作或人生感到迷茫，那不妨看看别人在“格子”以外的生活方式，探索人生的更多可能。在这本书中，作者介绍了12种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给老人送便当的摄影师、做垃圾回收的搞笑艺人、从大都市搬到小岛的书店店主……他们没有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却不乏尊严和信念，充满韧性地活着。

(徐珊珊 辑)



作者：[日] 吉井忍
版本：文汇出版社
时间：2025年2月

《余音在野：乡村川剧团影像记忆》：
乡村戏台上的“孤勇者”

■ 彭忠富

在川中平原的某个黄昏，临时搭建的戏台被雨水浸透。台下的塑料凳上零星坐着三位银发老人，台上浓墨重彩的“杨贵妃”将水袖甩得猎猎生风。摄影师刘莉的镜头定格了这个瞬间。这张收录在《余音在野：乡村川剧团影像记忆》中的照片，成为民间川剧发展的历史见证。

《余音在野：乡村川剧团影像记忆》用23万字、200余幅照片记录了10余个川剧戏班10余年的变迁史。这些被称为“火把剧团”的草台班，多为家族式经营。其中，胡英创办“英英川剧团”11年，演出3464场。金元剧团班主吕桂英带领戏班在“赶场天演《穆桂英挂帅》，丧事唱《目连救母》，佛诞日必上《观音得道》。”她的戏箱里藏着30套戏服，最贵的蟒袍上缝了一些金线。

作者与众多乡村川剧团同住，用影像记录他们的生活。这些乡村川剧团的发起者多出于对川剧的热爱，带领戏班演员走街串巷，深入农村，在田间地头为观众带来一场又一场演出，为生计，也为热爱。

这些乡村剧团，演绎的不仅是“戏”，还是生活、是人生、是自己。书中最动人的是一对“戏鸳鸯”。72岁的鼓师老陈和68岁的旦角张嬢，两人在后台总用一个保温杯喝水。有次演《情探》时，张嬢的水袖勾倒了烛台，老陈扔下鼓槌冲上去扑火。后来，班主罚了他们二百元，两人却笑着说：“焦桂英救回来了嘛！”他们埋怨猪肉涨价，担心孙



《余音在野：乡村川剧团影像记忆》

作者：刘莉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25年3月

仇悲喜交欢；眉目身段水袖，舞不尽繁花似锦盛世流年。在这本书中，我们看见了川剧最本真的模样：暴雨中，众人用塑料布包裹“抢救”戏箱；卸了妆的“包公”蹲在田埂里抽旱烟。这些影像没有舞台艺术的精致，却透着野草般的生命力。当许多非遗成为博物馆里的标本时，本书作者刘莉正在抓紧抢救还在呼吸的民间文化。书中收录的庙戏剧本尤为珍贵，比如仅存于老艺人口述的《雷打张继保》，如今连四川省川剧院都难寻全本。

因为刘莉发表的戏班照片引起关注，金元剧团2017年冬获得意外惊喜：大英县文体局给剧团拨来5万元。这笔钱让他们换了新行头。“5万元救不了川剧，但能让老艺人觉得还有人记得他们。”刘莉写道。遗憾的是，她这么多年跟拍的16个戏班中，已有7个永久解散。10余年间，41位艺人相继离世。一位演员的葬礼上，播放的是自己唱的《祭岳飞》。刘莉拍下这样的场景：灵堂前立着花圈，挽联写着“一生粉墨登场”，落款是“草台班全体同仁”。

“第一次睡戏台，半夜被老鼠踩醒。”当许多人还在茶馆里谈论非遗保护时，刘莉为了跟踪拍摄，直接睡到戏班的通铺。她发现，老艺人最怕的不是穷，而是台下观众一年比一年少。事实上，文化传承最坚韧的纽带，不是政府拨款也不是“热搜”流量，而是老艺人那句朴素的执着：“戏比天大，人走了戏不能走。”只要还有人在漏雨的戏台上甩动水袖，川剧的魂就永远活着。[图]

子学费等生活琐事，但是锣鼓一响就像变了个人。

剧团里，白天扮演皇帝的演员，卸妆后在后台捧着搪瓷碗扒饭，碗边贴着一份“糖尿病用药提醒”；刚演完《秋江》的“陈妙常”，蹲在土灶前数着皱巴巴的票款——当日收入217元，7个人分。

锣鼓胡琴高腔，唱不完忠义情

《深山犹闻口弦声》：
高原上飞扬的“花儿”

■ 邓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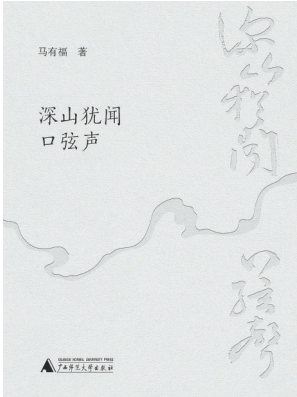
青海作家马有福的散文集《深山犹闻口弦声》，将半生行走高原的足迹凝结为《生生世世老爷山》等50篇“带着庄廓味道”的文字。该书通过“故乡情”“说青海”“谈文学”三个部分，既以地质学家般的精准刻画青海山川肌理，又以人类学视角深掘“花儿”（源自西北地区的一种民歌形式）等民俗风情与精神图谱，交织勘探自然地理与人文精神。

儿歌里的青海、方言里的青海、花事里的青海、味蕾深处的青海……作者的文字是高原风物孕育的精神庄稼。他笔下的青海没有明信片式的风景，而是带着呼吸的生命体；可可西里不只是地理坐标，更是“人类思想暗夜里出现的另一团灯火”；青海人家所说的“喝汤”，藏着面片下锅前爆炒葱肉的香气，也藏着河湟谷地待人接物的古老密码。作者用心灵采集风物，将多元共生的人文生态如庄稼般栽种在这本书的纸页之间。这些文字的根须深扎泥土，枝叶承接雨露，是高原大地自然生长的生命。

在高速发展的时代，作者坚持打捞行将消逝的声音记忆。书中对青海“花儿”的书写尤为动人——他追溯这种“流通在各族人民之间的精神食粮”，在砂石飞扬的工地上，汉子嘶吼的“花儿”是“天籁”，是思念穿透荒芜的箭矢。这些旋律不仅是山野恋歌，更是未被文字记载的文明密码：筏子客的号子、脚户的叹息、农耕文明的链枷声，都在“花儿”的吟唱里得到流传。

书中最深邃的叩问，潜藏于《最后一茬庄稼》的后记里。三十年过去，马有福将电脑中储存的文字与父亲麦场上金黄的麦穗并置。他像父亲虔诚耕种土地那样对待手中的笔墨，让每个字都浸透“故乡田野的味道”。

书中的散文如高原溪流，表面平静，深处激荡着生命回响。作者写青海又不拘泥于青海，那些带着霜露的文字开辟了更辽阔的精神原野。这些带着麦芒的篇章，是献给高原的心灵之歌。它们在人心的冻土深处扎下根须，于下一个春天破土返青。[图]



《深山犹闻口弦声》

作者：马有福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25年5月